

**名利场·长篇反腐小说**

阴沟里翻了船的老领导洗清冤情  
空降来的女市长暗度陈仓

NVSHIZHANG

**李国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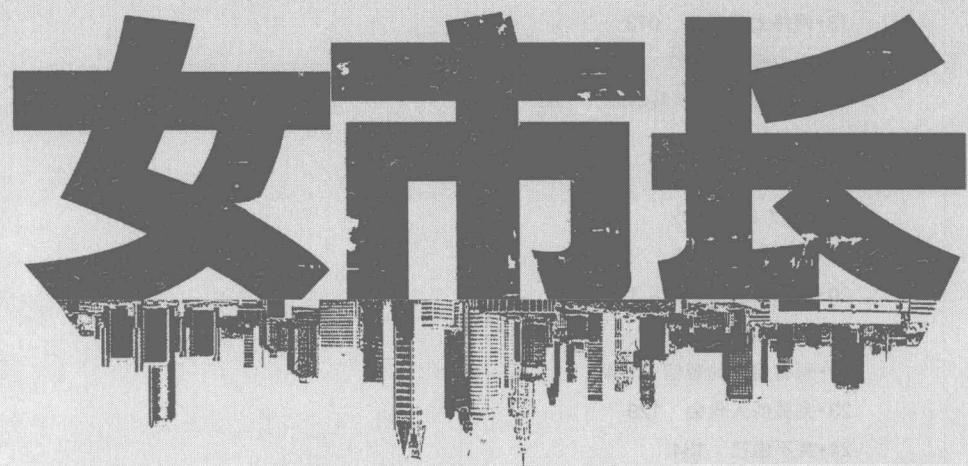
# 女市长

中国工人出版社



名利场·长篇反腐小说

NVSHIZHANG



李国征●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市长 / 李国征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008-4191-3

I . 女… II . 李…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137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62379038(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8

定 价: 29.80 元

---

- 1·匆匆开场的审判 001  
2·“空降”而来的女市长 007  
3·依阿华的北京之行 011  
4·第一次常委扩大会 018  
5·刚上任便遭遇“下马威” 024  
6·女人的脆弱 031  
7·秘书何平 036  
8·花灯有意亦多情 042  
9·台前幕后 048  
10·探监 054  
11·市委书记的“接风宴” 061  
12·空山鸟语 068  
13·网络上的黑手 073  
14·山中暗访 080  
15·省委书记“重槌敲响鼓” 086  
16·地铁工地 092  
17·“凌波仙子” 097  
18·“滚刀肉” 102  
19·矛盾初现 108  
20·东钢老总蓝盛戎 113  
21·秀月山庄 118  
22·别有用心的短信 124  
23·完美的人代会 129  
24·身不由己 134
- 

## Contents

【目录 · 01】

# 女市长

【目录 · 02】

25·相会梅地亚	139
26·猝然而来的打击	145
27·五洲商务酒店	153
28·交锋	158
29·性情郭缈缈	164
30·市长的邀请	169
31·迷雾重重	174
32·眼镜湖	179
33·钓翁之意不在鱼	184
34·麻将哲学	190
35·神秘的南芳	195
36·不期而遇	201
37·柳暗花明	207
38·官场游戏	212
39·原形毕露	218
40·“巴比伦之火”	223
41·抽丝剥茧	229
42·返利	235
43·初露端倪	241
44·策划	246
45·狗急跳墙	252
46·“美人豹”	258
47·血染红枫路	264
48·榕城日暮	270
尾声 晚霞时分	276

## ■ 1 匆匆开场的审判

农历正月初七，春节“黄金周”的最后一天，人们还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气氛里。可是，一个突如其来 的消息却给双阳政坛带来极大的震撼——当天下午，依照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指定管辖的命令，双阳市前任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斧以渎职和受贿的双重罪名，将在毗邻的淞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这一天本不是工作日。最先接到电话得知这一消息的是双阳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程可帷，他也是郭斧一案的专案组副组长之一。正在乡下老家与老母亲一道过年的程可帷匆匆赶回市里，来到市委书记孟宪梁家中向他当面汇报。正在独自一人静心研究围棋残局的孟宪梁刚一听程可帷道明来由，便勃然大怒。

“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孟宪梁高声说，“你们专案组难道就不能听一听市委的意见吗？一个地厅级干部，一市之长，入党三十年的老党员，还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怎么就这样急着推上审判台？这是对干部负责任吗？”

程可帷听出孟宪梁对自己的不满，但他不便解释，只好说：“我也有些纳闷，年前专案组在讨论案情时，还没有提交审判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改变了主意。您的意见,我事先已经向专案组汇报了,他们也答应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现在看,是不是他们掌握了新的证据?”

“给我接省里电话,我要亲自和他们说话。”孟宪梁扔下手中的云子,气恼地说。

郭斧一案的专案组组长由省纪委副书记担任,孟宪梁在省里当政策研究室主任时,与他关系不错,所以电话接通后,两人说话也不客气。孟宪梁表示,尽管郭斧一案是他亲自批准报告省委的,但他至今仍不相信那些控告材料有什么真实性,而且事实是,许多举报内容并没有查实,因此他认为,郭斧这个老同志绝不至于会堕落到贪污受贿、渎职枉法的地步。这个意见,他也向省委书记肖远驰同志汇报过。现在这样匆忙地把他交付审判,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也不符合小平同志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

专案组组长在电话里说,春节前后这半个多月时间里,办案人员一直没有休息,按照各方举报提供的线索分别进行了查证。并且双阳市轨道工程公司的总经理王琮余亲自到专案组作证,坐实了郭斧的许多关键问题。专案组把案情向省委做了汇报,肖远驰书记的意见是,秉公审理,依法办事,不循私情。这次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也是经过慎重研究的。双阳市委的意见,专案组已经充分考虑进去了。这个案子,完全是郭斧个人的责任,并不会影响到双阳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形象。

“我并不担心双阳市的形象,我是担心你们草率行事,毁了一个党的好干部!”孟宪梁的口气依然强硬。

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放下电话,孟宪梁对程可帷说:“可帷,虽然你是专案组成员,但也是双阳市委副书记,在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原则,要代

表市委说话。老郭是个老同志,如果他真的像举报材料反映的那样,那他是咎由自取,我支持你们把它办成铁案。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还要对他负责,通过审查,还他一个清白。我始终不相信老郭会是那样一个人。”

程可帷动情地郑重表示说,自己下午亲自去一趟淞河市,全程监督案件审理,切实做到对市委负责,对郭斧负责。

尽管是放假期间,这个消息还是像长了腿一样很快传遍了全市,在各级干部中更是引起极大反响,怀着各种心态的人都在关注着这次审判。

下午二时,淞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准时开庭了。双阳市来旁听审判的只有几个人,就是郭斧的老伴、女儿郭缈缈和他的原秘书丁忠阳。因为是公开审判,他们得以进入场内,坐在靠近大门的椅子上。郭斧一眼看到他们,微微点点头。丁忠阳的眼睛湿润了。他想起上午得到消息后去郭斧家里时的情景,当时郭缈缈问他:“听说北京要来人接爸爸的位子?是个什么人呀?”

丁忠阳含糊地回答:“都是这样传说,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知道,我到现在还在待分配呢!”

“这是什么政策!我爸爸出了事,还要株连秘书哇?何况我爸爸肯定是被人陷害的!”郭缈缈气愤地说,“我要找这个北京来的市长,替我爸爸伸冤!”

“行啦,我的小祖宗!”郭斧的老伴磕头作揖般对女儿说。这个一辈子不曾参加工作、一直以相夫教子为己任的家庭主妇显得分外憔悴,丈夫系狱带给她的打击几乎让她崩溃。“别再给你爸爸添事儿了,下午看法庭怎么判吧!”

“哼,法庭如果判得不公,我就学杨三姐告状,上北京去击鼓鸣冤!”郭

缈缈高声说。

丁忠阳盯着郭斧明显变得花白的头发，暗想，郭缈缈要找新市长伸冤，能做到吗？天知道是什么人来接任市长，人家又有没有兴趣管这档子事！再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冤情，冤情多大，谁又能说得清楚？被“双规”九个月来，不止一个人在为市长鸣冤叫屈，可不还是端上法庭了吗？

他长叹一口气。

审判大厅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程可帷正在翻阅公诉人的起诉书副本。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之一，他深感上午孟宪梁发火不是没有道理。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此这般处理，难免使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难为人道之处。他很不理解省纪委和省反贪局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

孟宪梁的态度也使程可帷私下里很受感动。当初郭斧案子刚露端倪时，他便表示不相信，是在自己一再坚持下，他才同意向省委报告。几次与他沟通案情，他都认为这将是一个冤假错案。但像今天这样大光其火，却是头一次。程可帷感动于他对老搭档的关爱和信任，郭斧能与这样的“一班之长”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也是很幸运的。倘若真的像控告材料中说的那样，那郭斧可就真的对不起这位一起共事多年的市委书记了。

一位身着警服的女工作人员进来请程可帷去接电话。程可帷收拾好手头的材料，来到电话前。电话是市委常委秘书许竟如打来的，通知他明天上午召开全市干部大会，省委领导要到会讲话，孟书记请他务必赶回去。他意识到，一定是那位北京客人要到了。

不出程可帷所料，一审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便匆匆落幕。公诉人宣读完公诉材料后，郭斧和律师都提出异议。审判长并没有依例让控辩双方进行法庭辩论，而是随即宣布下次审判择日进行，然后便落锤休庭。程可帷

感觉到，检察部门并不奢望在初审时便让案件水落石出，抢在今天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开庭，倒像是做出一种象征性举动，以配合双阳市新一任领导班子调整，从而正式宣布郭斧政治生命的终结。

谢绝法院院长留饭的邀请，程可帷准备动身回双阳市。走出大楼，恰赶上审判大厅的大门打开，远远看见身着囚服的郭斧在法警押送下正要登上警车，家人隔着栏杆与他挥手道别。程可帷在自己的车前停下脚步，目送着警车驶出院门。看着寒风中郭斧老伴儿纷乱飘飞的头发，他的心情忽然变得格外沉重。说到底，把郭斧拉下马还是他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对这位前市长、一个班子里的同事，他现在是一种恨其不争、怒其不幸的心态，而面对这位一向以贤妻良母美誉著称的市长夫人，他却暗中有几分愧疚。

丁忠阳一扭头看到他，犹豫一下，走过来。程可帷摇下车窗玻璃，问：“你们直接回市里吧？有车吗？”

丁忠阳点点头，说：“程书记，我新整理出一些证据，写成一份申诉，什么时候送给您看看？”

“来得及，等回到市里我再找你。”程可帷看看郭斧老伴儿，对丁忠阳说：“这些日子你多辛苦一些，照顾好那娘儿俩，别让老太太想不开。要相信组织，事情会搞清楚的。”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前行，程可帷的思绪仍萦绕在起诉书中那几个明显的破绽处。他不明白，这样几个足以致命的要害问题，竟然没有当事人的确凿证据，而郭斧为什么居然也解释不清楚个中原委，虽然他一再否认这几个问题与自己有关，但辩解理由却很苍白，不足采信。刚接手这件案子时，程可帷认为没有什么疑难之处，构成案件的几大要素齐

全，前因后果清楚，逻辑思路顺畅，只要涉案人认账，按法律条文量刑即可。但案发半年之后，事情的发展却不像当初想像的那样，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以至于他自己也对这件案子的判断与定性产生了怀疑。

郭斧的几次申诉都被驳回，理由是证据站不住脚。程可帷不明白专案组为什么这样固执，对当事人的诉求既不逐一落实也不提出否定的理由便一概将其视为狡辩。于是，他只能通过自己的渠道来施加对整个案子的影响力。他猜测，明天的干部大会一定是为了欢迎新市长而召开的，这也表明前一段时间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有了效果，看来省委还是采纳了自己的建议。昨天他就接到北京的电话，了解了上面对这个案子的态度，只是不清楚新来的这位“钦差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那样仗着尚方宝剑，斩开层层羁绊，大刀阔斧地打开一个新局面。

程可帷望望车窗外，阴霾重重的天空似乎变得有些明亮。春节这几天，天气一直不太好，但愿北京来的这位新市长能给双阳市沉闷的政治气候带来一丝清爽的空气。想到这里，他对破解郭斧一案的迷局又充满了希望。

## 2 “空降”而来的女市长

尽管是上班的第一天，双阳市人民大礼堂里依然座无虚席。这里马上就要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虽然平时各级官员们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会议啧有烦言，今天却几乎没有请假者，甚至一些没有资格进入会场的人也对会议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好奇。按照市委办公厅的通知，参加今天会议的是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系统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市辖各区、县（县级市）、旗、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在双阳市的省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包括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双阳市五大班子历届老同志。会议公开的主题是，宣布省委对双阳市市委领导班子局部调整的决定，而与会者私底下都听说了，将有一位北京的“神秘人物”来担任双阳市的市长。预定开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可是直到九点五十八分时，主席台上仍然空无一人。台下的人们正在交头接耳，只见市委秘书长冉欲飞从幕布一侧走到台前，敲敲麦克风，宣布会议延后半小时，请与会者稍安勿躁。

此时，距双阳市二十公里远的九龙坡机场停机坪上，从北京飞来的波音737大型客机刚刚靠上栈桥。按照航班时刻表，飞机晚点了四十分钟。即将走马上任的双阳市新市长任天嘉拎着一只军绿色的旅行包，随着下

飞机的人流通过栈桥来到标着“国内到达”字样的大厅里。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急得头上直冒汗的双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关本为迎上前来，紧紧握住她的手，连场面上的客套话都来不及说，便拉着她往外走。一同前来迎接的常务副市长穆有仁也只得笑笑点点头，顺手接过任天嘉手里的行包，跟着出了大厅。

“省委肖书记早已经到会场了，就等你这位新市长登台亮相了！”关本为与任天嘉一道坐在汽车后排座位，边擦汗边半开玩笑地说。一周前，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确定由任天嘉接任双阳市长后，他曾专程到北京与任天嘉接触，所以，眼下在双阳市，他可以算是唯一一个与任天嘉见过面的人。

“哦，对啦！这位是穆有仁同志，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他向任天嘉介绍道。坐在司机旁的穆有仁扭过身来，与任天嘉握握手，笑道：“欢迎您呀，任市长。双阳市建市五十八年来，还没有过女市长呢！”

任天嘉笑着谦让道：“你们两位太客气了！现在还不好称我为市长吧？不知道人大能不能通过呢！”

“哪里话！人大还不得体现市委的意志！”关本为充满自信地说，转而压低声音，“省委的文件说的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提名为市长人选。”

任天嘉点点头，没再接话。这是正常程序。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她已经对党内干部考察、监督以及任免的运作方式熟之又熟了。

当与会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内嘈杂的议论声顿时消失了，人们都睁大眼睛辨认哪一位是新来的市长。省委书记肖远驰早已为众人所熟悉，不仅是因为他曾多次来双阳市检查工作，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即使没与他面对面接触，从电视上大家也都对他不生疏，何况早些年他曾担任

过东方钢铁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而东钢就坐落在双阳市；坐在他旁边的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景林，这也是一张熟面孔；主持会议的是市委书记孟宪梁；另一位是个女士。总共上台的只有四个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位女士就是即将出任双阳市市长的那个“神秘人物”了！短暂的静默之后，一阵急骤的唧喳声陡然出现在会场里，以至于孟宪梁不得不连续敲击麦克风以示警告。

干部大会开得很短，前后不过半小时。王景林宣读了两份文件，一是省委关于任天嘉同志任职的通知，其口径与关本为在车上透露的一样；二是省纪委关于开除郭斧党籍、公职以及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决定。任天嘉作了十分钟表态性讲话。肖远驰的讲话也不长，十分钟左右，而且没有涉及任何评价性内容，只是对调整后的双阳市委班子提出几条希望，大多是场面上的话。最后孟宪梁也讲了几句，无非是拥护省委决定、加强班子团结、努力做好工作之类。

与会干部对这样的会议内容多少有些意外，也有稍许失望。他们一直在侧耳细听任天嘉的讲话，力图从中破解这个“神秘人物”的神秘之处，但任天嘉的语言很朴实，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连自己此前的经历都不曾提及，坐在会场后排的人甚至连她的容貌都无法看清；与以往主要领导调整不同的是，肖远驰也没在讲话中对履新的干部作更多的介绍或“高度评价”，而通常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于是，这位新市长就显得愈加神秘了。

当天下午，新任代理市长乘飞机赶来上任的细节便为市委和市政府两座大楼里的人们传开了。有老资格者肯定地回忆说，双阳市近三十年来，主要领导毫无例外地都属于“空降”而来，郭斧和他前任的几位市长都是从省里派来的，孟宪梁虽说是土生土长的干部，但也是到省委政研室转

了一圈后才回来当市长、继而转任市委书记的，而他之前的两任市委书记都来自省里或外市、地。这回的市长更有来头，竟然从北京飞来，可见非同一般。在这样传来传去的不断交流、细化和补充中，市直机关里最终悟出了新来的女市长之所以神秘的道理：一，来自北京，而且既然会议为等她而延迟，说明她来上任也是在匆匆之中；二，既是匆匆而来，又不肯透露从前在哪个衙门工作，便很可能来双阳是“镀金”性质，虽然省委并未明言她是来挂职锻炼，但在双阳不会扎根是无疑的；三，听说她的老子是高层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丈夫也非同小可；四，省委书记亲自来为她的上任站台，也不寻常，因为按照惯例，一个新市长或市委副书记上任，是完全不需要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光临的。

## 3 依阿华的北京之行

毕竟是千年古都，传统民俗的韵味就是比双阳这样的新兴城市浓郁得多。车刚刚驶进北京城区，依阿华就有这样的感叹。

时间已近正午，她估摸着，那个女人现在一定已到达双阳市了吧？想想真有意思，同一天，同是女人，同样坐着飞机奔波，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当然，所肩负的使命也不可同日而语。她突然对这位神秘的女市长产生了几许好奇，有一种想亲眼见一见的冲动。

“小师姐，有几年没来北京了吧？变化大不大？”

“变化倒没看出有多大，不过到了老北京，才知道什么叫过年啊！”依阿华专注地盯着街道两旁的节日装饰，由衷地说。

开车的严冬是依阿华当年在双阳市艺术学校读书时的校友，现在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名气很大的飞天演艺经纪公司，年纪虽然不大，但听说很有能量，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依阿华每次进京，都要敲敲他的竹杠。当然他也乐得陪伴这位才色双绝的小师姐在圈里圈外的朋友中间露露脸，借机为自己抬抬身价。

到了王朝大酒店，严冬交给依阿华一张门卡，带着歉意说，下午有个重要约谈，他要马上赶过去，让依阿华先休息一会儿，晚上他过来陪她用

餐，房间已经为她订好了。依阿华每次进京都是在王朝下榻，所以对这里很熟悉，她也想静下来考虑考虑下一步的事情怎么办，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门童把依阿华送到客房，请示她是否用餐。她摇摇头，说在飞机上吃过了，让他告诉总台三点钟叫醒自己。

关好房门，她开始给浴缸放水，调试水温，打算先泡个热水澡。双阳那边的电话晚上才能来，他从来不允许她主动给他去电话，这么多年了，她也一直恪守着这条规矩。

依阿华脱下身上名贵的紫貂大氅，除去颈上、腕上价值连城的各式饰物，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虽说女人年过三十天过午，但是镜子里这个已经三十五岁的女人却依旧风姿绰约，高挽的发髻配着白腴的鸭蛋脸，天生一种高贵气质，略略内凹的眼眶里，两只异于常人的黑褐色眼珠儿顾盼生姿。她知道自己身上有俄罗斯血统，而她的高挑身材、灵动性格、能歌善舞，都得益于这种混血儿的基因。想必当初他对自己另眼相待，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否则，歌唱得好、舞跳得好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女孩子多得很，以他的地位和身份，那还不是一呼百诺，可他偏偏就相中了自己。

昨天早晨，依阿华还在睡梦中，电话就响了。秀月山庄那套别墅，除了他和他的司机，双阳市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而给她打来的这个手机号，除了他们两人之外，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是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从来不会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除了那年在莫斯科发生的那件事。他有晨起锻炼的习惯，依阿华能够想象到，他一定是在晨练的路上给自己来的电话。这老家伙，办什么事都这样小心翼翼。

电话里，他叮嘱她飞北京一趟，通过关系摸摸新市长的底细。他提供